



上午第一节没课，我将闫老师发过来的高一语文教学诊断数据按教师任教情况进行梳理，然后用飞信分别发给了语文组的六位老师。

曹书德

上午，阳光满满地洒进教室。坐在办公桌前，沏上一杯红茶——我总喜欢往茶里加上几块冰糖，喝的时候便有了一些甜甜的滋味，之后打开电脑，登录办公内网，打开个人邮箱，开始处理日常事务。

王晓霞

样的家长会，不再是少数学生的表扬会，也不再是笼统的总结会，而是每个学生家长会。我的感受是，我们不仅要看到森林，更要关注一棵棵的树木。

邢凤玉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教师月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75-1474-4

I. ①北… II. ①教… III. ①中学教师—师资培养—北京市 IV. ①G6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385号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凤保
设计 刘东方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7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4年2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1474-4/G·7035
定价 12.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动听的声音——清末民初的学堂声音文化史 _ 周勇
- 009 教育的味道 _ 李政涛
- 012 始于每一个人的观念 _ 朱永通
- 015 教师个性的张扬应有度 _ 叶菊艳

封面 >

- 018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名家 >

- 042 袁运开 要把师范性和学术性统一起来

现场 >

- 066 **记事** 特别的加分 _ 周益民
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梦想 _ 王维审
阳光露脸了（日记连载） _ 刘发建
- 071 **对话** 陈荣艺 家长的成长也是一门课程 _ 朱永通
- 077 **吴非说** 应当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
- 079 **朱永新答** 你是自己教室的“国王”——答王新祥老师问

话题 >

- 081 如何面对师生冲突
那些年，我们一起恨过的老师 _ 刘艳侠
“我们有感情！” _ 丁振东
不要碰触学生的“逆鳞” _ 陈道龙
师生冲突中的反躬自问 _ 林真
师生冲突的背后 _ 朱哲

阅读 >

- 094 “大夏书系读书节”征文专辑
晾书 _ 梁新
我的“荐书症” _ 都启玲
读书：为了寻找和确认 _ 吴登文

人文 >

- 101 “3·21世界诗歌日”专辑
里尔克的学生生活 _ 拉尔夫·弗里德曼
皇村中学和诗人们 _ 安琪

视窗 >

- 049 校园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德信现代学校
054 答问 _ 曹晶 _ 闫付庆
058 图片 广东省举办“小学生诗歌节”
062 启事 名思教研
064 大夏 郑杰文丛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为什么“病越来越重”

文_林茶居

一位老师在处理完一起因学生觉得“老师处理问题不公正”而引发的师生冲突后，问当学生的学生：如果这位老师是我，你会这样顶撞吗？学生的回答是“不会”，因为“我们有感情”。学生的话让他深感意外，也深受触动。当他忍不住跟同事分享自己的心得时，对方却“很不屑”，说：“现在的孩子都有问题！我们以前站在老师面前，吭都不敢吭一声！”这话同样让他讶异，并让他想到成人身上的问题——“如果教师有错，学生也不能‘吭声’，那该是多么悲哀？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说了一句：‘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更严重……’”

这个案例出自本期专题“如何面对师生冲突”中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浙江省苍南县桥墩小学的丁振东老师。面对今天孩子的种种问题，人们常常得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对于发生在孩子当中的极端事件如自杀等，人们又习惯于发出“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之类的感叹。对此，在这个专题中，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陈道龙老师的理解是：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禁区”，你“碰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毁灭了他”。

从两位老师的身上，我感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自觉，亦即职业的反思和自我的觉醒，同时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共情）”，即对儿童的感同身受——这应该是教师职业最为关键的内涵：缺乏内在的“同情”，所谓爱与善，都可能成为一厢情愿的说教和宣扬，甚至构成伤害。

值得进一步展开的是，陈道龙老师谈及的这个“心灵的禁区”，类似于台湾大学教授黄武雄先生所说的“人格系统的核心”，即“自我价值感”。黄武雄先生说，作为与生俱来的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只是一棵芽苗，需要与世界不断有正面的互动，才会慢慢长成”。他还说，如果

缺乏自我价值感，人就会失去自我肯定的力量，“他随时要借助外来的肯定”，“才看得见自己”，“当他得不到这些，便可能会转而用负面的言行，甚至破坏劫掠，引起外来对他的重视”。（参见《学校在窗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所以，对于“孩子问题”和“问题孩子”，要避免以流俗的观点来分析，避免在简单机械的因果链上来看待人性的复杂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生命辗转。一个孩子选择跳楼，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只是缘于“作业没有完成担心被教师批评”，实质上却可能是因为自我价值感出了问题，导致其选择对自己（或他人）的“破坏劫掠”。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浮现出复旦大学投毒案主角林森浩面对死刑判决和媒体采访时那张“冷静”的脸。很多人只是注意到他对他人生命的冷酷——对此我们应该首先看到，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是淡漠的。而在这样的冷酷、淡漠的背后，是一个人心智的长期蒙昧。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诸多生命建设所必须的基本要素没有得到呵护、唤醒和打开。

听一些教师朋友说，像这样的极端案例，在中小学当中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大家也意识到当前学校教育所隐伏的严重问题，诸如人文教育、做人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社会交往教育等内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发为课程加以实施，只是“收效甚微”。

在我看来，问题可能出在内容的选择和实施的方式上。关于前者，今年2月17号“凯迪社区”转载的一位学生家长的帖子《刘胡兰，请离我的孩子远一些》引起广泛讨论就是明证——帖子中老师说，开展学习刘胡兰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学习刘胡兰“对理想的坚守和自强不息的品质”，而家长说：“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孩子在一个原谅、包容和关爱的散发着人类自然天性的环境中成长……”

至于后者，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非学科内容的教学常常变形为思想品德课；另一方面，相关内容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窄化、异化，如社会交往教育变成社会潜规则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变成心灵鸡汤喂养，做人教育变成“成功学”灌输，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降愈来愈受关注的人文（精神）教育，早就陷于技术主义和工具化，不仅失去审美的意趣，也缺乏思辨的功能，很多人文理念被教条化、绝对化，成为新的专制和霸权，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

这就是现状之一，非常吊诡：病因是找到了，病却越来越重。

专栏 >

- 006 动听的声音——清末民初的学堂声音文化史 _ 周勇
- 009 教育的味道 _ 李政涛
- 012 始于每一个人的观念 _ 朱永通
- 015 教师个性的张扬应有度 _ 叶菊艳

封面 >

- 018 北京十一学校教师的一周

名家 >

- 042 袁运开 要把师范性和学术性统一起来

现场 >

- 066 **记事** 特别的加分 _ 周益民
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梦想 _ 王维审
阳光露脸了（日记连载） _ 刘发建
- 071 **对话** 陈荣艺 家长的成长也是一门课程 _ 朱永通
- 077 **吴非说** 应当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
- 079 **朱永新答** 你是自己教室的“国王”——答王新祥老师问

话题 >

- 081 如何面对师生冲突
那些年，我们一起恨过的老师 _ 刘艳侠
“我们有感情！” _ 丁振东
不要碰触学生的“逆鳞” _ 陈道龙
师生冲突中的反躬自问 _ 林真
师生冲突的背后 _ 朱哲

阅读 >

- 094 “大夏书系读书节”征文专辑
晾书 _ 梁新
我的“荐书症” _ 都启玲
读书：为了寻找和确认 _ 吴登文

人文 >

- 101 “3·21世界诗歌日”专辑
里尔克的学生生活 _ 拉尔夫·弗里德曼
皇村中学和诗人们 _ 安琪

视窗 >

- 049 校园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德信现代学校
054 答问 _ 曹晶 _ 闫付庆
058 图片 广东省举办“小学生诗歌节”
062 启事 名思教研
064 大夏 郑杰文丛

动听的声音

——清末民初的学堂声音文化史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6年，明知特务在场，闻一多仍拍案而起，朝腐败反动的当局怒吼。枪声响起，闻一多倒在血泊中。开枪的特务不知道，整个教育界有多痛恨他在暗处发出的这一枪，更不知道因为他的枪声，蒋介石政权开始急速失去整个教育界的人心。据说，下一枪很快将指向陶行知。但陶行知一点也不怕。朱自清和所有看透了的教师、学生同样不怕。不仅不怕，他们还在恐怖统治下，以各自可能的方式，努力壮大和平、欢乐、优美的声音。

朱自清奋力整理好友闻一多留下的著作，要让这位诗人、民主斗士的声音永远不从历史中消失。他的学生萧望卿则写了《陶渊明批评》，以书生特有的方式，与闻一多雄壮的呼声互为应和。

曾有那么多人研究陶渊明诗歌，常常都是揭示诗歌中的思想、道德和人格。但对声音极为敏感的萧望卿不这样研究，而是侧重描述陶渊明如何以艺术手段，将日常生活加工成动听的“五言”诗歌，让读者能从诗歌中听到、看到和平、欢乐和优美的日常生活。朱自清喜欢萧望卿的作文，为他作序，沈从文也喜欢，还推荐给叶圣陶，要后者帮忙出版。书最后顺利出版，因为这些书生和诗人教师都渴望听到和平、欢乐和优美的声音。

以上是1月15日重读朱自清先生的书时想到的，现将其概括为“动听的声音”。感谢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因为这本书，不禁联想到，在那样的年代，他和他的老师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是一群那么好的人，是一个那么好的“教育共同体”。这是教育界的骄傲。

对于过去一百多年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人们总是将太多精力用于探讨

其中有什么样的“思想”、“学术”、“理论”、“知识”或“民国范儿”，几乎都忘了从“声音”的角度去观察前辈们的文化教育实践，去思考前辈们如何设法让身边无数学生听到“动听的声音”。

为什么会遗忘“声音”，又为什么只关注前辈们的“思想”、“学术”或“人格”，而不去琢磨他们留下的“声音文化”呢？难道是因为今天的课堂不需要“动听的声音”，只需要埋头做题，所以丧失了对声音的敏感与知觉？又或者是因为教师自己也认为，做好课堂教学及教育，不需要考虑声音问题，只要把学生们的吵闹声制止住，便可以了？

是不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缘故，所以大家的声音知觉都麻木了？这里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只知道朱自清曾分析过，人们在进行陶渊明研究与教学时，之所以只看重揭示陶渊明诗歌中的思想或道德，不关注诗歌艺术本身的“声音”韵律，是因为总觉得，后一种研究与教学是“玩物丧志”。

言外之意，还是因为觉得声音好不好、动不动听不重要，所以将声音问题忽略了。如果有问题，也往往是以“纪律”来处理，或请专业的“音响师”来帮忙。

多亏朱自清、闻一多等“五四”一代诗人教师对声音异常敏感，并一直在努力为学生贡献优美动听的“声音文化”。课内课外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方式也极其丰富，白话诗歌、散文自不必说，还有油画、戏剧。这都是为了让学生听到不一样的新声音。

我现在的这个文章的副标题——“清末民初的学堂声音文化史”，也因此得以产生。其基本意思正是说，学堂里面有什么样的“声音文化”很重要，教师则是“声音文化”的创造者。教师应像朱自清、闻一多等前辈那样，对声音丰富与否，优美与否，动听与否，保持高度敏感，然后以多元的手段，创造优美动听的“声音文化”。像朱自清，虽然讲话不一定优美动听（口音重），却擅长以白话散文的方式，为学生创造优美动听的“声音文化”。

无论怎样，看到中学生、大学生（甚至包括研究生）在校园里做活动时，思想、知识及情感枯萎到了纷纷都以“致青春”、“一生一世（1314）”之类的流行语来表达心声，教师们或许不能无动于衷，继续对创造“声音文化”漠不关心吧！

如标题所示，就来源而言，朱自清这一辈的“声音文化”意识与创

造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教育变革进程。在此之前，由各地私塾构成的教育界确实不需要考虑声音问题，只需摇头晃脑地背《三字经》或《论语》、《孟子》便够了，稍高级一点的声音也仅是由教师复述一下朱熹解释的“纲常伦理”，而且各地之间口音也不通，如果不会讲清朝“官话”，便不懂其他地方的人在背什么。

甲午战败以来，教育界出现了许多对声音异常敏感的改革者。尤其1901年之后，各地兴起“新学堂”建设的热潮，新的“声音文化”更是不断形成。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沈心工决定创造雄赳赳、气昂昂的“学堂乐歌”。1905年起，李叔同也加入进来，并以更优美的曲调与古典诗词语言，来革新沈心工略显粗糙、缺乏美感的“学堂乐歌”。到30年代，一曲《送别》成为全国无数大中小学学子喜爱的学堂“声音文化”。

接着是黎锦晖，也为儿童创造了许多好音乐。如那首全国儿童都会的“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老虎叫门》）。不仅如此，黎锦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白话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一位顽童因为好奇，将一只可爱的小麻雀骗到家中玩。悲伤的小麻雀妈妈前来询问孩子，顽童被拳拳母爱感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放掉小麻雀，还与它成了好朋友。

黎锦晖还自办小学做实验，又为全国学校义务举办讲习班，每期都要来一千多名校长和教师。天真、好奇、诚实、善良、友爱，就是黎锦晖贡献的儿童“声音文化”。这样的“声音文化”经常出现在民国小学校园里，孩子们跟着知道了何谓母爱、诚实、友谊，也知道了如何表达这些美好情感——就像今天，全国孩子们大都知道“灰太狼”天天要挨老婆的平底锅，知道“光头强”的粗暴语言和枪支。

沈心工以来的“学堂乐歌”和儿童“歌舞剧”还只是清末以来学堂“声音文化”的一种。除此之外，教育界还有许多“声音文化”创造。连学术权威章太炎都在研究古典“音韵”，试图为尚待建设的“国语”定下雄壮且不失完美古韵的音调，这条线的努力即清末兴起的“国音”运动。其历程十分曲折艰难，到1913年，“国音统一会”里的南北代表才重新开始议定“国音”，并为此在教育部展开了三个月的激烈争吵，甚至打起了架，旁观的鲁迅就看到，主席吴稚晖的棉裤都被北方代表端掉了。

最后定下的“国音”正是章太炎研究出来的方案。然而会议开完，教育部长便换人了。“国音”决议一直未公布，烂在了教育部文书科的柜子里。直到更为德高望重的蔡元培 1916 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另外组织力量，才让三年前的“国音”决议正式颁布，然后他又和胡适等人一起，将“白话文”定为“国语”。朱自清等新诗人、新文学家即是在蔡元培、胡适等人搭建的崭新语音平台上开始自己的“声音文化”创造的。

由各方力量掀起的“国音”、“国语”运动堪称清末民初教育界规模最大的“声音文化”改革努力。那时候，竟有那么多大人物认为教育界出现什么样的“声音”，是一个关乎“国体”的重大问题，因此想尽办法要在教育界率先建出最好的“国音”与“国语”，以此培养“声音好”的下一代，改造、净化整个社会的声音。今天的人们，又该为教育中的“声音文化”做些什么呢？

（叶）

教育的味道

文_李政涛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回到过去，追忆往昔生活的点点滴滴，俨然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老化的表现，而是把它视为自身愈加成熟的表现之一：通过回忆，反省已逝去的人生，哪些已然长成，化

为生命中不可动摇的根基；哪些在行走中渐渐丢失、消散，再也无从寻觅；哪些需要毅然舍弃，扔进时间的黑洞之中，避免为其捆绑和缠绕；哪些依旧值得珍视呵护，让其与我的未来生命相伴相随。

所有的回忆都与教育有关。这不仅是因为我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教育之人，时时处处习惯于用教育的眼光审视周遭世界、反观自我世界，更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始终置身于教育的氛围里，哪怕他从未去过学校，从未接受过所谓“教育”。

在人间，总有一股教育的味道，浸润着每一个昔在、今在、将在之人，挥之不去。

教育的味道，首先弥漫在我成长的那间小屋。我俯身在四处开裂，稍微一动就吱呀作响，且散发着饭菜香味的小桌旁，吃饭时，它是饭桌，做作业时，自然就是书桌了。陪伴在身旁的，始终是我的母亲。夏天，她摇着蒲扇，冬天，她升起炉火，最重要的是，她以小学教师的耐心，随时帮我纠正错误，偶尔也会发发脾气，那多半是对我的表现忍无可忍了。

孩子总是喜欢新鲜事物，当我吃腻了家里的饭菜，进而厌烦了部队食堂的水煮白菜猪肉和馒头之后，忘记什么原因，我跑到语文老师家里，对她亲手做的辣椒炒鸡蛋“欲罢不能”——从此，我对这道菜情有独钟。正是在老师那间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陋室里，我不仅记住了炒鸡蛋的味道，也记住了她注视我时那种温暖、亲切的眼神。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在她家里饱餐之后，我更加喜欢上语文课了。

我小学时就读的教室，没有今日教室的气派和高科技，无非是一些木制桌椅板凳，普遍规格不整，粗糙不堪，有的坐上去晃荡不止；黑板黯淡无光，粉笔灰四处飞散，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可以清晰地看到窗户里射进的光柱中的灰尘，我和小伙伴们，有时会伸出小手，试图在光柱里把握漂浮的颗粒，并为之欢呼雀跃。即使如此简陋的教室，还是有教育的味道，有教师嘹亮质朴的声音，亲切真诚的眼神，有朗朗书声。贴在黑板正上方和四周斑驳墙壁上的各种标语、口号，尽管掉色，甚至处于半脱落的状态，也无法掩饰教育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在眼神间浮动，在内心里流淌。与之相比，当今那些功能齐全的豪华教室，充满了装修、装潢、装饰的味道，在色彩与功能的拥挤和喧闹中，教育的味道变淡了，一时的惊叹过后，就被抛掷

脑后，不大可能像我当年的教室，离开之后，使人怀念不已。它的素朴和宁静，更容易将教育的力量，直捣我的心灵，将教育的痕迹刻印其上。

是什么使一处场所、一个空间有教育的味道？是满排的书架吗？是教师或严肃、或温和、或清澈的训导之声，以及挥舞的教鞭吗？是孩子们跃然欢然的神态举止吗？是组织化、制度化的教室吗？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童谣、儿歌吗？我们很容易如此想象，因为人们习惯于认为只有学校才有教育的味道。其实不然，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乡村，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散发出教育的味道。沈从文曾经回忆，他的教育场所，不是在教室里，而恰恰是在他厌弃、逃离的地方。在他的自传中，对校园之于自己教育影响的记录并不多，相反，在水塘边，在刑场旁，在小船上，在窄而霉、冷而饿的房子里，在别人的冷眼蔑视中，他受到了最深远持久的教育。他深刻体会到了社会之于自己的教育，所以，这个后半生经常被嘲讽为“书呆子”的人，却在晚年喜欢称别人为书呆子，例如，在书信中，善意地嘲笑孙女小红为“候补书呆子”，其中的担忧隐约可见：如果一个人只会埋头读有字之书，而忽略了无字之书，误将书本视为全部且真实的世界，忽视甚至无视从所处现实世界中汲取成长的力量，那就离书呆子不远了。

在沈从文的视野之外，我关注的却是另一种角度的问题：是不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场所，就一定会充满教育的味道？如何让一个地方弥漫教育的味道，哪怕它貌似与教育无关？

问题的答案与教育的“味道”之内涵有关：什么样的味道才是教育的味道？我无法用量化、统计、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方式回答，这种味道有哪些成分，又如何在结构化中运作发生，我只能凭直觉说，教育的味道，一定是生命成长的味道，凡是洋溢主动且健康的生长气息的地方，凡是蕴含此目的的态度和情感，凡是与此有关的事件和行为，凡是摆置有助于生长的物件的场所和空间，就一定是教育栖居之地。各种教育的味道，将在这里发生并汇聚，在回旋、交织和涌动中推动身处其中的每个生命，悄然蜕变，通向不断自我完善之境。

如此，教育的味道，愈加浓厚，生命的内蕴也愈加丰厚，因为这样的浓厚和丰厚，城市成了教育城市，村庄成了教育村庄，教育的空间随之四处延伸拓展，教育的力量因之浩浩荡荡，涌流不止。

始于每一个人的观念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多年前，读杨振宁先生的散文《父亲与我》，被一个细节深深吸引——1949年后，杨先生的父母留在大陆。五六十年代，杨先生的父母曾几次奉命到美国做儿子的统战工作。在最后一次的会面中，杨先生的父亲深情地“排比”道：“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杨先生的母亲一直沉默不语，此刻忍不住插话了：“你也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着排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先生的父母虽朝夕相处，但“觉悟”之高低却有天壤之别。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觉悟再高，如若天天让肚子瘪着，就是两块不整齐的豆腐迟早也会成为“最高的神”（米沃什语），因为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吃饱饭，过好日子”都是人的首要追求。

杨先生的父母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差别如此之大，其背后隐含了观念的又一个特征：主体性。任何观念的存在，皆无法把作为接受主体的人搁一边。但人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动地为观念所支配，而是经由观念，主动地进行自我塑造，所以，哪怕像杨先生父母那样天天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的夫妻，被当时社会普遍流行之观念所塑造的程度也完全不同。